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

雜譬喻經

失譯人名今附宋錄
後漢沙門支婁迦識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二經同卷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

雜譬喻經

英一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

英一

失譯人名 今附宋錄

是時迦丁比丘告衆會曰汝等靜聽吾今所
說初中竟語如佛所說言無違錯當來之世
當有惡變甚可怖畏汝等欲知我今說之來
事大恐好當勤加修精進業吾蒙佛恩今得
安隱汝等出家宜順佛教人壽百歲少出多
減當來之世惡法興盛惡比丘出破壞佛法
法欲盡時人意薄弱無有志勇務懷嫉妬更
相謗毀貪著文字務親紙墨而自光自謂之

爲上若有比丘從師口受諷誦通利分別句義而爲他人分部說之而更輕慢此二學家更共鬪諍吾所說是汝所說非貪利財實心口相違愚癡之人不解經意倒釋其義說者亦反受者復倒語言不正經偈參錯所學既少但懷憍慢輕憊他人當來之世如此之輩人甚爲衆多傲慢師長不復承事謂三師言我所說真實汝所說妄僞此輩比丘親著俗服白衣所行而習學之閑居靜處而不樂之人間憤鬧貪慕係戀不能遠之雖於人間起佛塔寺更相嫉妬四方比丘經過止住要報寺主爾乃得住然雖得住內心恚恨意不喜之若去之後盡共歡喜佛寺之中所住比丘還相妬忌或妬錢財或妬顏色或妬供養或妬種姓或妬經法祕惜不傳追逐貴人有力

勢者心意沮敗崩壞佛法貯聚錢財奴婢六畜修治園圃以此爲上內外已變強著袈裟剃頭而已晝夜殷勤勤修營事國中臣吏有力勢者追逐奉之猶如奴僕檀越之家敬三寶故減妻奪子不敢衣食起佛塔寺施僧房舍衣服卧具悉令饒足復恐乏少即出家中名珍上寶著其塔中住寺沙門追逐官長欲望敬事即取檀越塔中所有持上官長官長貪財不推本末益得爲善用是貪嫉死入地獄其比丘者貪著名利取三寶物妄爲私惠用是罪故死入地獄或有比丘身犯衆惡以三尊錢財求謝他人以求解脫或有比丘及諸白衣貪三尊財強獲罪負極取持去斯輩之人盡入地獄若作法師作持律行者通四阿含者各與白衣有力勢者共爲親友坐白

衣牀便共密語談說餘人善惡好醜依著白衣恃其力勢意所不喜便危害之若爲說法以邪爲正以正爲邪作是行者名爲天下非法分部佛有三藏經夫爲師者祕惜不傳不教弟子所以者何恐弟子知與我等者便輕慢師是以祕之爲弟子者何名出家無所學識則便空出至使弟子遂懷瞋恚輕慢於師無復上下語言殆麤此輩比丘興乎惡行魔及官屬盡得其便墮魔部界反自稱譽誰與我等心變意惡三毒熾盛不能自禁貪利供養達嚙財物不避罪福益得爲善用供養故便共鬭諍外著法服不知戒行出入行來不從法教搖頭顧影迷著色欲甚於凡俗居賤賣貴或出倍息務貪贏利比丘行法捨棄不行得少利入則便歡喜比丘僧聚坐禪學問

不能堪耐而遠避之貪求財利四出求索不覺疲倦欺調百姓無有厭足若有塔寺僧房卧具肥濃之處競入其中外像持戒內懷奸非人見恭敬漸漸日日追逐白衣奉事供給白衣歡喜復敬望之展轉歎美言此比丘戒行清純不知其內專爲虛僞多畜弟子沙彌奴婢四向求索積聚無足言我持戒年歲未滿行便將從戒法日緩不信罪福出言兇強好與酒客姪蕩女家與之從事或入官長宮閣出入以自榮美或殺人聚或喜作務百種生活談說王事治政好醜或談軍馬鬭諍勝負或談盜賊或談飲食或說婦女情欲晝夜談說世間邪事明師善友不肯親附更與屠兒惡賊嗜酒盜劫販賣邪姪之人共爲親厚飲酒卧起心漸染戀習彼所行或勤家業或

爲白衣走使不避遠近如此輩人不知正法復使作沙門名曰壞法旣自不孝父母尊老若見持戒比丘清高梵志而罵辱之無有慈心賊害群命劫人財寶私人婦女口好妄言閨門姪亂不避上下若見清潔比丘尼姪意爲起而追逐之破毀戒行如此輩人現世爲王法所得收繫著獄五毒治之若有國王大_{英一}臣人民犯斯惡者則令風雨不時五穀不豐人民窮困盜賊並起軍革數興萬民逃迸五族離散聚落空虛彼時世人困無衣食避世苦故競作沙門作沙門已破壞佛法輕慢上_四下合聚惡人意合志同而爲結友便相稱揚某戒行清某行禪定人民聞見謂爲審然若檀越請轉經說法便竊裸卧不肯聽采若分達觀則競諍之求索供養衣被飲食無有厭

足多畜弟子不以法訓佛之正戒不以誨之弟子不解戒行禪定修道之法而爲師者務相聚會談講世俗非法之事以爲常業如此輩人受他供養施者福少受者有殃若有四輩聚會說經不樂聽之若有白衣來欲聽經競共迎送供給所須不失其意若說禁戒則共鬪諍乃至夜半言衆人疲但說四事若理鬪諍不以疲厭若說淨戒講經法時不欲聞之當來比丘欲亂法者競起佛寺處處聚會其十五日有布薩說戒者雖共聚會但共鬪諍亦不說戒講法諸天人民見僧聚會欲聽經法但聞鬪諍即相謂言我爲法來反聞鬪諍於此何求心中不樂愁慘而去自念不久佛法將滅諸天龍神及諸夜叉諸善鬼神皆共愁悵不復擁護佛法衆僧令諸惡鬼吸食

英一

五

其血令皆多病薄色力劣顏貌枯悴無有威德皆由此矣比丘若病不相看視心畏惡之樂欲令死時病比丘無看視故遂便喪亡佛法欲滅比丘白衣皆共慳貪積聚財產不肯惠施但貪欲得摩摩帝者不信罪福無復上下亦不分別三尊財物無道用之或共婦女或共白衣雜厠居止飲酒歌舞快相娛樂凡俗無別更相嫉妬緣是之故財物衰耗業不諧偶此輩比丘用婬欲故樂在家居不厭爲苦好與童女相結爲姻所以者何童女之意特爲深重初得男子心相戀著俱不忘捨或與婬蕩女子就共生活或比丘尼爲家居者若有比丘不畜遺餘乞丐充身諸破戒比丘盡共憎惡不欲見之告諸檀越言此比丘內懷諛諂外現持戒不足可與於今之世若有

犯戒比丘盡共惡之將來之世見有清淨持戒比丘反共憎之爾時比丘屏處犯戒畏人見之將來之世若有比丘奉戒禪定畏人見之所以爾者將來之世憎持戒故當來比丘強知貪利不知羞耻如此人輩彼世癡人盡恭敬之見持戒者反輕毀之一切萬物悉皆是實用人不識皆即化沒佛法亦爾由是之故正法轉沒用不敬奉令法沒盡譬如大船多所負載重則沉沒將來之世多有比丘貪惑供養令法毀沒若有比丘奉戒護律法當久存如師子王雖死卧地飛鳥走獸無敢近者旬日之間身中生蟲還食其肉毀壞身形佛雖泥洹正法續存梵魔衆聖一切邪道無能毀佛法者將來當有無行之人入佛法中求作沙門破壞佛法更相輕毀學三藏者轉

相嫉妬爲嫉妬故佛法疾滅欲護佛法當除
僞慢棄捐嫉妬將來比丘妬佛法者如猪處
園不自知是多是所搪突如無羈驢不顧禁戒
飲酒噉肉不以時節共結親友或穿人牆屋
劫人財物或受人寄共相詬罵更相證明忍
於撻笞改易券信多得爲幸若僧因緣共會
聚時諸下座輩呵罵上座上座默然愁慘出
去爾時下座不以禮教以自拘制可爲師者
更不受之比丘有是鬭諍之時法將滅盡天
下騷動盡共不安國主調役無復厭足盜賊
並起劫奪民財轉入於王王者得財遂長益
賊治政崩壞相殺不問人民窮苦奸巧滋生
天下枯旱風雨不時穀米饑貴王賈販賣踰
越境界耕田種作收入薄少晝夜勤苦身口
不繫無用充官萬民嗷嗷乃不思存爾時比

丘亦復耕田四出賈作經理官私與俗無異
甚爲苦哉將來之世當有三天子出破壞天
下一名邪來那近在南方中國當有一天子
出北方晉土有一天子名曰捷秋佛法將滅
此三天子乃出晉破壞國土殺害人民破塔
僧園輕慢沙門考治五毒亦率兵衆詣天竺
國破壞土地多所殘害爾時中國天子當復
與兵破壞晉土及其臣民還其本土是時晉
土沙門爲官所困或有死者或有返俗者或
巡四出向天竺者或有達者有不達者或有
盲聾跛蹇羸老病瘦不任去者爲官所殺爾
時中國天子敬佛法衆惠施一切見犯戒者
即訶諫之時有上座比丘名尸依仇通知三
藏爲王說法王甚歡喜即請衆僧於拘睢彌
國作般闍于瑟盡請一切釋迦文弟子在閭

浮提者悉令集會時有百千比丘末後大會大會者佛法向盡更不復會故言末後爾時會中轉相問言汝等和尚及阿闍梨爲在何許各答之曰我等之師中道病死者賊所殺者疲劣不能前者言已達者皆共悲結舉聲號哭當此之時十五日夜天大惡風暴雨說二百五十戒中有聞者或不聞者時諸比丘便共闢譯大語呼上座比丘諫衆人曰仁等小言當用法故更勿亂語吾用比丘法當解汝意今閻浮提釋迦文弟子盡來會此是會末後今我所學更不復學唯願默然聽我所說復有比丘聰明智慧深入禪定語衆人曰我所入禪悉已備足今此大會百千比丘欲聞法戒能持行者我當說之願諸釋子默然靜聽復有比丘字須陀流毗舍離以得羅漢即

從坐起一心叉手禮上座足便師子吼我欲說經衆坐勿鬧經中所說吾悉學之無有錯悞終不復疑如佛所言上座弟子名曰上頭亦是上足志行兇惡即從坐起謂須陀流曰汝何所知不解經法戒律上座欲說竟共說之爾時上頭即以鐵杵打殺須陀流須陀流已度生死中有持戒比丘默然便起出去爾時有信佛夜叉復以鐵杵擊殺上頭比丘當於爾時天地六反震動虛空之中自然有叫喚稱怨之聲四向復有雷震雨墮四向復有惡氣滿于虛空雷震四至爾時一切衆生之類見是變怪悉共相對舉聲悲哭皆相謂言今日末後佛法盡矣上至二十八天無色諸天及龍阿須輪滿于空中舉聲大哭自撲墮地復有奉法羅刹及見佛夜叉悉皆舉身自

投于地口說是言從今以往天下更不復聞
說二百五十戒聲比丘不復奉行之天下孤
寡衆生失目甚速奈何天下不久人民相殺
無有問者猶如野畜法行已墮法鼓已裂甘
露門已閉諸經法師命已喪矢法炬已滅法
輪已倒十二部經已散已解法輪已折法水
已止法海已竭法山已崩諸山谷間無復精
進坐禪比丘諸天善神見山谷空無所奉敬
悉皆自撲人民盲冥無法可行時諸魔衆皆
大歡喜以名衣上服更相貢上佛法已滅我
等邪法今始得興更相慶賴迦丁比丘告諸
弟子當來惡變其事如斯今日佛法猶故存
在宜勤行之佛之正法如深草澤衆生仰之
無所乏少若草澤枯竭衆生饑困墮于生死
猶如賈客不勤用心財寶日耗父母妻子無

所濟活身心焦燃悔無所及今正法存極可
行之恣取何道若復放逸不欲精進空出無
獲返爲三塗之所沒溺悔之無及今汝四輩
思佛重恩奉上如父親下如子女等四大强
健心堅意猛勤行精進可得度苦復一旦身
心微弱而爲老病所見踴躍悔無所及今國
土人民未至盛惡兵革未起人民安隱米穀
平賤分衛易得念勤精進可無後悔時諸弟
子聞說是法悉皆稽首禮大仙足心意惶怖
身體戰掉悲泣白言將來之世法沒盡時見
此世者意當云何何忍見之我等今日聞說
是事心用崩破彼世之人遭此惡者身心豈
不裂作百段耶時諸弟子忽復自議至心投
地同聲白師我甚惶怖云何得道免于斯苦
不遭斯惱大仙告曰道無遠近勤求則得無

有前後此經名曰大仙迦丁所記當來祕識
要集宜勤精進可免斯苦時諸弟子聞經悲
泣飲淚稽首奉行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